

# 江青的穢史與悲劇

顧錫九

報載中共文革首領江青，或將逕予處決。對於這個匪區當年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現代「武則天」，由於穢史播傳，歷四十餘年，雖然風流醜事，盡人皆知，但是她仍有許許多多內幕秘辛，尚有待本文的揭發，諸如：

## 趙大伴郎勇入幕賓。

江青原姓名李雲鵲，於一九一五年出生山東諸城縣的一個貧困家庭，當他初中畢業的時候，為反對她母親為她安排「包辦式婚姻」，即私自離家至濟南省城，那時她只有十五歲，但她有幾分姿色，考進了新成立的山東實驗劇院，學的青衣，到了一九三〇年，山東實驗劇院因經費困難停辦，但江青無處投靠，只好和相識姓張的小老頭結了婚，在濟南生活得很舒適，由於她的個性堅強，引起她的婆婆不滿，就與姓張的離了婚，這時她才十七歲，她有闖天下的意念，真是湊巧，原任山東實驗劇院院長趙大伴於一九三一年，就任國立青島大學校長，江青乃以舊日學生前往

投奔，當時她覺得在實驗劇院那一年中，趙大伴似乎對她頗為有意，果然她去見趙時，他並沒有忘了這個學演青衣的「樂淑蒙」學生，很順利的就將她安排在青島大學圖書館內工作，每月支薪卅元，趙本是個風流人物，因江青貌美年輕剛離婚，趙大伴以照顧為名，未有多少時間，就和江青陳倉暗渡，不管他們兩人如何小心，已被趙太太俞珊看出他們有不尋常的關係，不過善於心計的俞珊，覺得如果張揚起來，她的丈夫就不能當校長，而江青可以提起腳來走路，趙太太的念頭一轉，認為必須施展「釜底抽薪」之計，剛好她的弟弟俞啓威在青島大學讀書（但他已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他後來化名黃敬，曾擔任中共政權天津市長和工業部長，早已死亡），用不着費多功夫，她便撮合「江青」俞啓威的一段露水姻緣，對江青來說，和一個大學生秘密同居，不但十分羅曼蒂克而且富於「反封建」的意義，並且俞啓威年輕力壯，可以滿足她的性方面要求，這麼一來，她和趙大伴的關係就疏淡了，而趙太太的巧計已達成，想不到的事，俞啓威的共黨活動，被國民政府的特工人員破獲了，自然他始終都不承認自

己是共產黨員，結果他就被保出獄，俞出獄後，便奉了共黨命令化名「黃敬」前往北平，進入北大當旁聽生，用不着說，他的真正任務，是在劉少奇、彭真之下，鼓動起北平、天津地區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必須提出說明的是，這時中共江西瑞金「蘇維埃區」已開始大舉逃竄，華北的學生運動，對中共來說，可以起分散中央政府注意力的作用，在另一方面俞啓威（黃敬）匆忙北上，使得江青失掉情人，不過她向來是玩弄男人，難過一陣就算了，恰巧國產影片這時在上海正是熱鬧如火如荼，素有明星夢的江青就有到上海另闢世界想頭，她便隨原在山東實驗劇院任教的萬籟天，一同到了上海，那時江青的心情和許多趕到美國好萊塢尋求銀幕成功的西方少女比起來，並沒有多大分別，當時上海影界人物私生活十分開放，男男女女彼此之間勾勾搭搭有如家常便飯，使江青暗喜不禁，她在青島已打扮入時和相當引人，但是在上海，她已覺得和那些江南俏麗難於爭妍鬥勝，好在她手裏還有些錢，立刻開始添置新裝和買些舶來化妝品，而對於女明星「要得紅」「褲帶鬆」的要求，江青認為很合她的

口胃，但是使她感覺到不妥的就是名字，她的原名「李雲鶴」，不男不女，而有道姑氣，至於在濟南的藝名「變淑蒙」不但有土氣筆劃太多，不易使影迷記得住，却巧她的老師萬籟天已改爲「萬籟鳴」，他們兩人就商量想出了「藍蘋」這兩個字，既有了藝名，又有了行頭，她就向上海電影圈子進軍。

## 再嫁唐納又姘章泯

由於泡咖啡館是電影界人物的慣常活動，打扮花枝招展的藍蘋（江青），便在虹口幾家有名咖啡館時常出現，也是她的運氣好，竟然被當時男紅明星金山看上了，她爲金山鬆了褲帶之後，並未得立刻上銀幕，那時上海演話劇，是進入電影界的引子，由於金山的推荐，藍蘋在易卜生名劇



江青曾四度改名換姓，原名李維芬，改名李雲鶴，又名藍蘋，最後改名江青，圖為以藍蘋之名首次登台演易卜生劇「娜拉」時的劇照。

「傀儡家庭」中演「娜拉」這個角色，而「金山」則演「娜拉」的丈夫，果然演了「娜拉」之後，「藍蘋」兩個字在上海電影圈內便有人知道，可是她能和金山合演已够噱頭，接着她就參加了左翼勢力組織的「雲通影片公司」充當演員，在「都市之光」、「桃花奴」、「街頭巷尾」等片內扮演一些角色，不過在這些片子推出時，藍蘋的演技，並未爲她博得她所期望的好評，因此對銀壇抱

有甚大野心的她，自然不肯干休，有一天她到虹口白俄咖啡店，巧遇到各報寫影評的才子唐納，這位影評家的原姓名是馬季良，出身於聖約翰大學，筆下頗爲要得而又廣於交遊，藍蘋念頭一轉，覺得唐納對她的銀色事業一定可有幫助，不消多少時候，她就和唐納打得火熱，實行同居，一九三五年，「雲通影片公司」爲國民政府所封閉，藍蘋的演員也沒有了，她遂和唐納往杭州旅行結婚，爲了製造新聞，他們和演員趙丹、王爲一等兩對新人，同在西湖六和塔前舉行婚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三對夫婦後來都各勞燕分飛，藍蘋又勾搭上名導演章泯，他倆如膠似漆形影不離，章泯原來的太太是小學教員，自然比不上藍蘋的「妖豔風騷」，她和章泯同居之後，便參加了章所領導的「上海業餘實驗劇團」，七七抗戰爆發後，她隨同該劇團沿途公演，終於到了漢口，在那裏她又加入了擴充之後的「中央電影製片廠」，一九三八年九月，漢口的局勢危急，她就隨同該廠西遷重慶，在重慶約一年多的時間，除在沈西苓編導「中華兒女」中扮演一個農家婦女之外，她並沒有什麼藝術性表演，但在私人生活中，她却多采多姿，因爲趙丹也成爲她的入幕之賓，一九三九年冬，藍蘋突然離開重慶前往西安，乃到七賢莊中共西安辦事處，表明她想去延安的願望，當時她的動機何在？還是受有其它特種任務？至今仍無人能予以證實，但當時藍蘋在共黨西安辦事處安排之下到達了延安，就以同鄉關係去晉謁康生，說明她想加入「抗日大學」受訓的意願，康生對這位在上海當過電影明星的女同鄉，就發生了好的印象，但他是搞特工的

老手，對她的「革命動機」並不能置信，康生認為藍蘋必須更改她的名字，以表示她否定舊日燈紅酒綠生涯的決心，對於連男人都常換的她，換名自是毫無所謂，她便請康生為她另起個新名字，康生想了一想，就建議她用「江青」這兩個字，音節鏗鏘而又相當雅緻，她當然表示很好，不過康生並未將她安插到「抗大」，分配她到延安古城邊緣的「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可能的原因是，江青是來自「白區」，又不是正式黨員，不適合「抗大」的要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延安的高級幹部的性生活十分枯燥，凡來自京滬、平津的女同志，多被留在「黨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調劑他們赤腳革命氣氛，那時凡到延安的女



(上)江青在延安陪俄國人跳舞。(下)江青在北平新華宮對文化幹部講話。



大學生，漂亮者多被共黨高級幹部改造為「愛人」，例如彭德懷的「愛人」浦安修，是北平師大歷史系的學生，她担任彭的秘書不到一個月即上了床（其實是土坑），在北平一二九運動的主要角色，清華大學女生陸瑾是從法國回來，和後來「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結成最「親密的戰友」睡在一起，在延安連搞男女關係的優先權都和革命的「經歷」有關，「領導幹部」儘管是老粗或土包子，都可以和很漂亮的女大學生睡覺，去除掉他們的「小布爾喬亞階級思想包袱」。

### 老毛上炕暈頭轉向

江青進了「魯藝」之後，照樣搔首弄姿，她對導師和同學們不斷表明她就是「女明星藍蘋」

，遇到有些不知道「藍蘋」是誰的人們時，她是很不痛快的，同時她看到那些受到「領導幹部」賞識的女大學生，則更不服氣，但事有湊巧，毛澤東一時興起，要到「魯藝」擔任革命文藝理論的課程，由於毛的第三任太太賀子珍，在長期逃亡中患了女人病，送到莫斯科去治療未回，老毛這個時期的性慾問題，難於解決，他於講課中，一眼看到味道十足的江青，不由得垂涎三尺，負責保衛工作的康生，乃把江青找到他的住處，詳細了解她的情况，經過他詳細審查後，就把江青推送到「中共中央軍委會保管檔案」，由於軍委會的辦公室，是緊靠老毛的臥室，江青為了保密的需要，順理成章地和兼「軍委主席」的毛澤東同牀共枕，他雖然不及江青過去一連串男人那麼風流瀟灑，但是卻能滿足他的胃口，虛榮成性的江青，已覺得在共黨「革命聖地」的延安，她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也許她未能擺脫小資產階級舊習慣，她便要求老毛將他們的關係正式公開化，對於她來說，「主席愛人」的頭銜，足可表明她對共黨的貢獻，也足使她成為「第一女同志」，已經被她弄得頭昏腦脹的老毛答應下來，他認為，這是他個人私生活的事情，在「中委會」上提出一定會通過的（按照中共的規章），黨員的婚姻必須得到黨組織的批准，毛以為是黨主席，「中央委員會」就是他的黨組織，沒有想到在「中委會」上提出他和江青確定正式結婚時，所有的「中央委員」都反對，他們異口同聲說：「賀子珍同志對黨忠誠，是個好同志，為了黨的事業，潤之（毛澤東的別號）

同志，你不應該背棄了她」，同時他們表示：「如果他和江青僅維持現有性生活的關係，而能不妨礙黨的事業，他們並不反對」，毛澤東一時語塞，從他自己的角度看來，江青的正式名分已不那麼重要，反正他倆已早住在一起，於是在江青追問他們婚事的結果，老毛只好輕描淡寫說明開會大家的意見，實出毛的意料，江青即表示，她決定和他拆夥，立刻搬出聚園去，老毛乃慌忙向



藍頌（右）演「大雷雨」一劇時的表情，左為趙丹。

她苦苦哀求，並且滿口答應再向「中委會」提出和她結婚的要求，並保證非達到成功不止，江對毛如此強硬，因為她手中確有幾張王牌，首先她已經懷孕，很有替老毛生兒子可能（毛澤東前兩任太太楊開慧和賀子珍所生的孩子，多半夭折，剩下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兩個兒子，都被賀子珍帶到莫斯科去了），其次她在「魯藝」時期的老相好徐以新（後任中共駐阿爾巴尼亞等國大使）又回到延安，大可舊歡重拾，而最重要的是，她已成為毛澤東生活的一部分，已知老毛實離開不了她，果然在另一次「中委會」上，毛澤東的態度十分堅強，並表示，如果黨不批准他和江青同志結婚，則他只有辭掉「中央委員會主席」的一條路可走，假如毛澤東的辭職威脅在另外的時期提出，其他的中共中央人物會很愉快地接受他的辭職，在一九四〇年的延安仍然是個破爛攤子，誰也不願意過那「黨主席」的癮，經過詳細考慮之後，黨會議終批准了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申請，但是附帶的條件是：（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的關係作為政治資本，（二）她只能成為毛澤東的事務助手，不得干預政策及政治路線的決定，（三）她不得擔任黨內機構的重要職務。對於這些條件毛澤東完全接受，而且遵守相當長的時間，所以江青一直到了六十年代，才鑽出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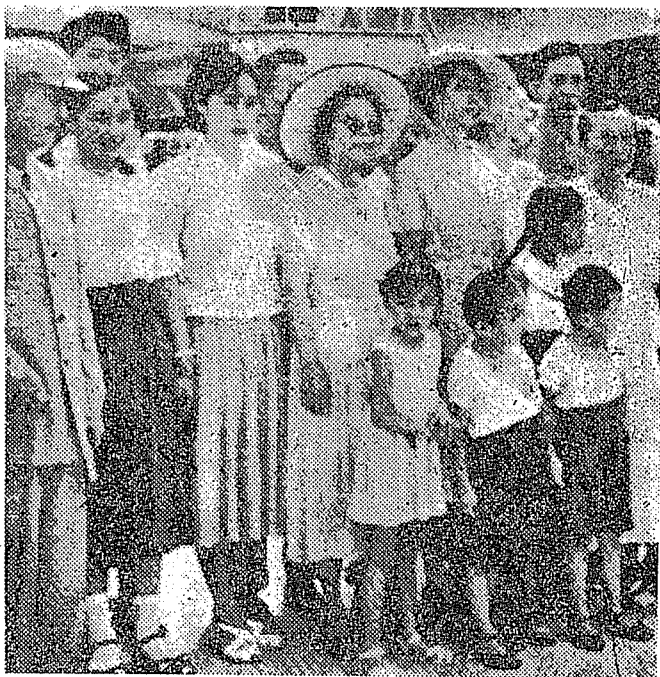
### 含恨於心文化革命

江青雖然達到和毛結婚，始終沒有忘掉在「中委會」上反對和提出限制性條件的人們，含恨於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江青領導

的紅衛兵折辱最甚的中共人物，多是反對她和毛結合的人們，在延安那兩次「中委會」上，除了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和王若飛之外，劉少奇是反對最力一個，至於周恩來，他那時正在重慶，沒有惹上是非，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江青趁着「國共和談」的方便，從延安到上海去找牙醫生看牙，她住在馬斯南路一〇七號，中共代表團內並未被新聞記者所發現，她居住與彭家裏深居簡出，她回延安時，買了許多衣料和「三五牌」香煙，顯而易見，衣料是自用和送人，香煙供老毛享受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平政權成立，江青並未能得到站在天安門上的「光榮」，她自然滿肚子不高興，但只好認了，到一九五二年，中共參加韓戰，她認為時機已到，便向「黨中央」正式提出參加「抗美援朝工作」的要求，可是劉少奇就是不讓她滿足她的願望，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江青同志目前的任務是非常重要的，她為黨照料偉大領袖的飲食起居和日常生活，在目前難道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工作？為了黨的委託和信任，江青同志是責無旁貸的」，當時江青只好忍下了悶氣，老毛也是一肚氣，因為劉的話很有道理，得到所有出席人員支持，從這時起，江青又記下劉少奇一筆賬，一九五九年的「大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的「國家主席」只好讓給劉少奇來當，於是「毛主席」之外，又有了「劉主席」，做慣了「紅太陽」的老毛不能繼續唯我獨尊，內心憤怒已如要爆發的火山，而江青更在旁從事火上加油的工作，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以後，不僅施行「自由市場」

、「物質鼓勵」及「農民自留地」這些新政策，而且一脚踢開了毛澤東的教條主義，在這種新氣氛中，知識分子、科技人員和文教工作者，都得到喘息的機會，毛澤東到了這步田地，只有伺機而動，爲了不讓劉少奇有所警覺，他故意表示，他唯一興趣，只是研究黨的理论，計劃寫出一部經典性著作，他於一九六一年九月間，接見英國

蒙哥馬利元帥時，特別強調劉少奇的「繼承人」地位，在這一段時間內，只有江青知道他暗中準備的陽謀和陰謀，正所謂「一床被窩裏睡不出兩樣人」，江青爲了固守自己地位，也在積極地佈置毛澤東的「復辟」步驟，一九六二年，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的口號，由江青發動戲



妖姬江青（二排右二）和蔡暢（二排右）鄧穎超（二排右三）王光美（二排左三）「文革前」在北平合影。

劇開展，芭蕾舞及交響樂曲的「改革工作」，因爲她的工作在北平遇到了阻力，只好去上海推動，這時「中共華東局」兼第一書記兼上海市第一書記的親信柯慶施，柯在延安時期曾任「魯迅藝術學院」的副院長，算起來還是江青的老師，在柯竭力支持之下，她得以改編了「紅燈記」和「蘆蕩火種」等劇本，然後就在上海試演，但在上海以外地區，她的改編劇本並未受到重視，江青知道自己必須忍耐，因爲時機還未成熟，一九六三年，江青抓到一個機會，她和柯慶施在上海共同組織對「李慧娘」一劇的批判，肯定它是一棵「大毒草」，接着她就指導北平和上海兩個芭蕾舞團分別排演「紅色娘子軍」及「白毛女」，一九六四年，江青又在南京、上海兩地主持「蘆蕩火種」、「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等樣板戲公演，因南京、上海都是柯慶

### 成則爲王敗則爲寇

施的勢力範圍，致江青得到了不少讚揚，同年九月她當選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山東省代表」，算是有正式頭銜，於「毛澤東的愛人」之外，又多了一頂帽子。

一九六五年十月，江青又到了上海，在她的授意之下，「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和「青年文藝理論家」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展開對新編的史劇「海瑞罷官」的攻擊，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時誰也沒有料想到，這是對劉少奇、鄧小平等當權派進行圍攻迂迴戰術，大家都不知道江青暗地裏是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聯絡員，毛澤東充分明白，劉少奇、鄧小平二人在黨內具有堅固的權力基礎，必須以林彪的軍事力量才能搞垮他們，也許爲了掩護的目的，林彪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委託江青主持上海舉行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同年十一月她又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到了這個時候，毛林之間的「戰鬥同盟」已牢固地締結起來，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革高潮」中，江青率領着張春橋、姚文元這些「文革打手」，再到到處「串連」和破壞一切的紅衛兵，確有「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氣概，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都已癱瘓，毛林二人組成臨時最高領導核心，江青是十四名成員之一，對於她個人來說，這真是揚眉吐氣的日子，等了這麼多年

，她終於打垮了劉少奇、鄧小平，一九六九年四月間，江青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接着又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靠着毛澤東撐腰和「文革派」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一夥子轎夫，她總算出了風頭，達到目的，過去她曾經恨過「劉少奇的愛人王光美」之在盛宴會場合引人注目，可是等到她自己得有政治地位之後，照樣地到處招搖，一九七二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夫婦訪問北平，江青特地穿上時裝，陪他們兩人觀賞「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劇，如果王光美在酒會上為印尼總統蘇卡諾點香烟，在「文革」中被攻擊為「有傷國體」，那麼江青和尼克森有說有笑，豈不是「向美帝首要賣笑和損失無產階級的尊嚴」嗎？關於江青的政治野心，中共高級智識份子，對她的所作所為，都十分痛恨，更看不慣她那妖模怪樣，在私下談話中，只要提到「武則天」三個字，誰都明白指的是誰，「借古諷今」，乃是今日中國大陸上唯一表示意見的方式，照道理說，江青不會連「武則天」這個歷史人物都不知道，也許從她的觀點看來，被比做「武則天」是一種光榮，反正老毛本人慣於翻案，在老毛鼓勵之下，江青說不定會改編一部「解放武則天」的樣板戲，其實在「性的解放」方面，江青應稱武則天為同志，平心而論，並不過份，江青兩個女兒，李納和李敏都已成共產黨黨員，並以兩個女兒做四人幫佈置奪取紅朝政權的連絡員，等待老毛死後行動，但華國鋒已於中共中央得到有利機會，以國務總理任

中共中央主席，兼軍委會主席，一九七六年十月據外電先後報導。

「江青逼華國鋒讓位，改由江青任黨主席、王洪文任軍委會主席、張春橋任中共第一副主席兼國務總理、姚文元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等「妄圖奪黨和國家領導權」，他們（四人幫）為達到這個目的，不惜修改毛澤東指示，圖發動軍事政變，華國鋒面對這種情況，只有聯合中共

中央高層人員及衛戍偽都軍事指揮官陳錫聯、汪東興同起反擊，把江青四人幫逮捕，也就是報導中所說：「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集團，消除黨內一切禍害。」

俗語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共產黨絕對不尊重憲法，永遠的鬥來鬥去，誰鬥敗就是反革命，幾十年來，都是如此，江青雖是毛澤東之妻，亦不例外。

#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伍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台幣伍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一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社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揚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